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下]

(39)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九卷

下 册

目 录

附 录

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及其补充·····	483
2.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1894年7月1日) ·····	489
3.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1895年1月1日) ·····	490
4. 劳拉·拉法格致伊萨克·阿道夫维奇·古尔维奇 (1895年7月2日) ·····	402
5. 赛米尔·穆尔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1895年7月21日) ·····	493
6. 海尔曼·恩格斯致路·济博耳德 (1895年7月28日) ·····	494
注释 ·····	497—575
人名索引 ·····	576—615
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	616—651
期刊索引 ·····	652—66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39卷名目索引 ·····	661—796

插 图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晚年) ·····	46—4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期间在 苏黎世 (1893年8月) ·····	118—119
恩格斯在伦敦住过的房子 (瑞琴特公园路41号), 从1894年 10月到逝世恩格斯住在这里 ·····	304—305

《资本论》第三卷的扉页，上面有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题字·····	323
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的 扉页，上面有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题字·····	437
恩格斯1895年7月23日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的 最后一封亲笔信）（第一页和第二页）·····	473—474
伊斯特勃恩海滨的岩崖一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骨灰罐 投葬在这里的海中·····	484—485

附 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 及其补充

1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遗嘱 及其补充

恩格斯 1893 年 7 月 29 日的遗嘱

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住伦敦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收回我过去的一切遗嘱⁴²⁴并宣布本遗嘱有效。我指定我的朋友赛米尔·穆尔（林肯法学协会⁴²⁵律师），爱德华·伯恩斯坦（报刊工作者，伦敦海格特路 50 号）和现住我家的路易莎·考茨基（瑞琴特公园路 122 号）为我的遗嘱执行人，并遗赠他们每人 £250（二百五十英镑）以酬谢他或她的辛劳。我遗嘱将我这里的我父亲的一张油画像给我弟弟海尔曼，他若在我之前去世，则给他的儿子海尔曼。我的全部动产和我去世之前为我家购置或已定购的其他物品——现金和有价证券以及本遗嘱或其补充中我另作处理的东西除外——我遗赠给上述的路易莎·考茨基。我遗嘱给德意志帝国柏林的奥古斯特·倍倍尔（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和柏林的保尔·辛格尔（也是帝国国会议员）共一千英镑，这笔钱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或他们的继承人应作为在他们或他们的继承人确切肯定合适的时间和地点选举他们或他认为合适的人选进入德意志帝国国会时的经费。

我遗嘱给我的内侄女玛丽·艾伦·罗舍（经理人和会计员派

尔希·怀特·罗舍的妻子，赖德市布莱丁路枞园）三千英镑。我嘱咐，在我去世之前归我所有或由我处理的我的亡友卡尔·马克思所写的全部著作手稿和他写的或写给他的全部私人信件，由我的遗嘱执行人移交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上述卡尔·马克思的小女儿，西中央区格雷法学协会广场7号）。我去世以前归我所有或由我支配的全部书籍以及我的全部著作权，我遗赠给上述奥古斯特·倍倍尔和保尔·辛格尔。我去世以前归我所有或由我支配的全部手稿（上面指出的卡尔·马克思的著作手稿除外）和全部信件（卡尔·马克思的上述私人信件除外），我遗赠给上述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

至于我其余的财产，我吩咐把它分为八等份。我遗嘱将八分之三给劳拉·拉法格（住法国巴黎附近的勒—佩勒，上述卡尔·马克思的大女儿，法国众议院议员保尔·拉法格的妻子），八分之三给上述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最后八分之二给上述路易莎·考茨基。我授权我的遗嘱执行人在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交付或调拨我的产业——存款和上述财产的任何部分，以满足对我的遗产的继承权或者提供我财产的上述余额中的任何部分。我同时授权他们以他们认为适当的方式最后确定我上述产业或其任何部分的价值。我，上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签署我这份遗嘱以资为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3年7月29日

由上述遗嘱人当我们的面签字立为遗嘱，同时我们当他的面签字于下作为证人：

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西中央区菲茨罗伊广场菲茨罗伊街

12 号

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皇家医学会医学博士，西中央区培德福德广场高厄大街 11 号

1894 年 11 月 14 日
恩格斯给他的遗嘱执行人的信⁴²⁶

致我遗嘱中提名的遗嘱执行人

(1) 下列文字用以补充和说明我的遗嘱。下文仅仅表达我的希望，对我的遗嘱执行人丝毫不应有法律上的约束。相反，如果这些希望同我遗嘱的法律涵义有抵触，这些希望应不予注意。

(2) 我至望将我的遗体火化，而我的骨灰，一有可能就把它沉于海中。

(3) 我希望，我去世后立即将我的遗嘱副本转交我在巴门的弟弟海尔曼·恩格斯，如果他已去世，则交给住在科伦附近恩格斯基尔亨的小海尔曼·恩格斯。

(4) 如果赛米尔·穆尔在我去世时不在英国，而他又不能立即开始履行他遗嘱执行人的职责时，则伯恩施坦和路易莎可在他不参加的情况下进行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以及如果赛米尔·穆尔那时在英国某地而不在伦敦的情况下，我建议他们把我的遗嘱抄一份供自己使用，而将原本送交滨河路郎卡斯特场 7 号“克罗斯父子”法律事务所留作证明，以便它为我的遗嘱执行人提供法律帮助。这些遗嘱执行人要立即注意以下各点：

(a) 向克罗斯先生们问清楚，他们打算采取哪些措施以便尽快

地对我在伦敦联合银行（有限）瑞琴特路分行的存款实行完全控制，并对我用作日常开支的那部分存款取得支配权。

(b) 确定我的财产价值。应该对我的家具，书籍等等进行估价。克罗斯先生们应做此事。我的国家证券、股票等形式的存款价值，在我去世时可按官方牌价和股票交易所牌价确定，这笔存款将由我的经纪人克莱通先生和阿斯通先生（住东中央区托尔姆豪斯场塔恩豪斯大厦 4 号）提供给我的遗嘱执行人。

(c) 根据克罗斯先生们对我的遗嘱执行人的说明，我遗嘱中所列的款数不应按标明的数量如数支付，而应从每部分中扣除相应数额的遗产税。

(5) 在我书籍中将会发现我多年前给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派尔希·罗舍和艾伦·罗舍，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不同钱数的记录。我想特别强调一下这点，这些款项不是应归还我的款项，而是并且一向是我这一方的自愿馈赠。因此不得以任何形式索取这些款项。

(6) 为了付清我留给艾伦·罗舍的那部分遗产，我的遗嘱执行人应该使用派尔希·罗舍在他的父母去世后应付给他的那笔款项，该款的权利我已从上述派尔希·罗舍手中购得。我希望付给艾伦·罗舍的这笔钱的总数应为我上次所花的购买费，即我付给派尔希·罗舍的二百五十英镑和付给代理人作为业务活动费的三十英镑——总共二百八十英镑。

(7) 我想就我留下的文件对我的遗嘱作如下补充：

(a) 卡尔·马克思手写的全部文件（他给我的信除外）和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我给他的信除外）应归还卡尔·马克思的继承人的法定代表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

(b) 派尔希·罗舍和艾伦·罗舍，劳拉·拉法格和保尔·拉法格，爱德华·艾威林和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或者我的巴门和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戚们，或者苏黎世的博伊斯特一家给我的全部信件，应分别归还写信人。

这就是我要说的一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94年11月14日于伦敦

又及：当然，桑南夏恩付给《资本论》和我的著作《工人阶级状况》的稿费或余款，也象以往一样，付给前一著作的，应给马克思的继承人和译者（劳拉五分之一，杜西五分之一，燕妮的孩子们五分之一，赛米尔·穆尔二十五分之六，爱德华·艾威林二十五分之四），付给后一著作的，则全部给弗洛伦斯·凯利。

1895年7月26日对遗嘱的补充

我，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住伦敦瑞琴特公园路41号，原住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在此宣布，我1895年7月26日对我1893年7月29日的遗嘱所作的这个补充为第一个补充。我宣布我在上述遗嘱中规定给我的内侄女玛丽·艾伦·罗舍（派尔希·怀特·罗舍的妻子）三千英镑的数目无效，现在我遗赠给她二千二百三十英镑，同时遗赠给她那份应以货币形式归还的财产——上述派尔希·怀特·罗舍根据他父母的婚约在他们死后对这份财产享有或曾经享有权利，而我过去从他手里购得这一权利时花了二百四十英镑，另外我还花了三十英镑业务活动费，总共二百七十英镑。

我嘱咐，凡是我付给这位派尔希·怀特·罗舍，其妻玛丽·艾伦·罗舍，保尔·拉法格，其妻劳拉·拉法格，爱德华·艾威林博士，其妻爱琳娜·马克思，奥斯渥特·欧根和弗里德里希·列斯纳或其中任何一个人的未得到偿还的全部款数，都应看作我给其中每个人的自愿馈赠，因而我现在把这些钱遗赠给他们。我遗嘱，为了感谢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博士（住伦敦瑞琴特公园路 41 号）几年来作为专家不取任何报酬给予我的坚持不懈的照顾，从 1893 年 7 月 1 日起直到我去世之日止每满一年给他八十英镑，从今年 7 月 1 日起直到我去世之日止的这段时间给他五十英镑。我做出此项遗嘱的条件是，如果他不提出诉讼要求我或从我的财产中为他的专业服务付给报酬的话。

我授权我的遗嘱执行人并嘱咐，在宣布公开出售伦敦瑞琴特公园路 41 号我的房屋租赁合同之前，在按合同支付房租和履行其他义务的条件下把延长上述租赁合同的权利交给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即我前述遗嘱中提到的路易莎·考茨基，而今她是弗赖贝格尔博士的妻子），以保证我的财产和我的遗嘱执行人的财产不受房主根据上述合同所能提出的一切要求的牵连。这一权利应由上述路易莎·弗赖贝格尔在我去世后的一个月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我的任何一位遗嘱执行人实现。在前述遗嘱中我曾嘱咐我生前归我所有或由我处理的卡尔·马克思所写的或写给他的全部私人信件由我的遗嘱执行人交给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现在我正式宣布上述处理私人信件方面的安排无效，我现在嘱咐，我生前归我所有或由我处理的前述卡尔·马克思所写的或写给他的全部信件（我给他的和他给我的信件除外），由我的遗嘱执行人交给上述的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她是前述卡尔·马克思的法定的私人代表；此外我嘱咐，我

生前归我所有的我在巴门或恩格耳斯基尔亨的亲戚们,派尔希·怀·罗舍或其妻艾伦,保尔·拉法格或其妻劳拉,爱德华·艾威林博士或其妻爱琳娜·马克思,路德维希·弗赖贝格尔博士或其妻路易莎以及苏黎世的博伊斯特一家写来的全部信件,由我的遗嘱执行人交还各有关写信人。根据这一点,我收回在我遗嘱中提到的给予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对“全部信件(卡尔·马克思的前述私人信件除外)”的继承权,我现在遗嘱把全部信件(按本补充的安排应交给上述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信件以及我在本补充中另作处理的信件除外)交给上述奥古斯特·倍倍尔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上述种种说明之后,我确认我所提及的遗嘱,并于上述的年月日在此签字以资为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上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当我们的面签字并宣布作为其遗嘱的补充,同时我们当他的面签字于下作为证人:

艾达·皮尔斯,女护士,住址:瑞琴特公园路41号

萨·尼科尔斯·尼科尔斯,女厨师,住址:瑞琴特公园路41号

2

致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 柏林沙洛顿堡

[1894年7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夫人:

我们大家聚会在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喝着德国啤酒并等待

着关于选举的电报。

弗·列斯纳, 爱德·伯恩施坦, 弗·德穆特, 威·梭恩, 威廉^①, 弗·恩格斯, 玛丽亚·门德尔森, 路·弗赖贝格尔, 奥托·维特耳斯赫弗尔, 吉娜·伯恩施坦, 斯塔尼斯拉夫·门德尔森, 尤利乌斯^②, 路易莎·弗赖贝格尔

3

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 致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 苏黎世

(摘要)

[1895年1月1日于伦敦]

……我来晚了, 弗里德里希·卡尔洛维奇^③身边的座位坐满了, 因此我坐得很远。刚吃完饭他就以平常那种亲切的感情拉过一张椅子坐在我旁边。我决定谈谈公猫^④的事, 为了引起话题就从这里的社会主义没有指望和毫不适用谈起。他就这个题目发挥起来: 就是普选权在这里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工人不会去利用这项权利; 为了独立参加选举就要象德国那样花费金钱和精力, 而英国工

① 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

② 尤利乌斯·莫特勒。——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者注

④ 维·伊·查苏利奇这样称呼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编者注

人既然不能指望从中得到直接的金钱利益,他们就不会出一点力,出一文钱。在德国,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来得如此之晚,以至落到了觉醒的工人阶级的份上,这是德国的幸运。这使德国工人阶级不象英国工人阶级那样埋头于纯职业的斗争,而是使他们保持着对社会政治的关心。俄国也面临这种幸运:用我们的话说,在俄国,工人阶级在读书,在觉醒,因而将自觉地参加政治解放运动。这恰好把我引到我想对他谈的话题上。他说,而没有我们,德国会怎么样呢?他本人的,即恩格斯的注释和补充 361是否提出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正在减少,——从1867年起危机就没有了而且再不会是老样子了呢?——Schwindel (生产和商业投机,欺诈) 是资本家对他们为之进行生产的那个世界市场无知的结果。现在,电讯、交通的速度等等使他们了解市场,并且不再幻想。不管生产多少总有地方有人会购买。马克思说,生产集中到很大的资本家手里以后,就该打盹 (einschlummen),不再追逐 Extraprofit (超额利润),因而不再加强劳动生产率,“扩充”生产等等。这也就是卡特尔所做 (而且是有意识做) 的。卡特尔把整个生产部门集中到自己手里并划分了市场以后,没有任何理由陷入 Schwindel,也很少理由加强劳动生产率。当然,卡特尔只是使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便于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可是英国的无产阶级却没有这种取得政权和进行组织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英国生活本身也完全不是趋向发展这种心理上的可能性的。但这是我对你们的叙述,而当我鼓足勇气刚刚要对他讲的时候,就宣布还有五分钟就到新年,应该准备祝酒了。所以我也就没有承认阅读公猫的事……

4

劳拉·拉法格致伊萨克·
阿道夫维奇·古尔维奇
芝加哥

[草稿]

1895年7月2日于伊斯特勃恩

芝加哥，伊·阿·古尔维奇先生

阁下：

在回复您5月18日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来信⁴²⁷时，
我应该通知您，恩格斯先生身体欠佳，目前还不宜写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嘱我通知您，他认为自己未受委托把我
父亲卡尔·马克思去世后留下的任何手稿或其片断交第三者发
表。

谨向阁下致敬意。

忠实于您的 劳拉·拉法格